

蝦球傳第二部

白雲珠海



香港中華書局

徐柳齋



蝦球傳第二部

珠白雲
海雲

谷柳·著 特偉插畫

部二第傳球蝦

海珠雲白

一	定	承	印	繪	著
九		印	行		
四	價	者	者	圖	者
九					
八					
年	港	嘉	新	特	谷
二	幣	華	民		
月	二	印	主		
七	元	刷	出		
月	四	有	版		
三	角	限	社	偉	柳
版		公			
版		司			

香港德輔道西三〇八號

香港干諾道中一二三號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5000—8000

目次

一	舊纜斷新纜續	(1)
二	黃埔登陸	(6)
三	河流在掌心上	(16)
四	冤家對頭樓上樓	(23)
五	訂密約發假誓	(27)
六	豎起幡竿等鬼來	(34)
七	長途	(38)
八	大鵬灣歷險	(46)
九	坐差艦到廣州	(50)
十	鱷魚頭穿軍服	(53)
十一	天上星星不知道	(56)

十二	夢見紅褲小姑娘	(60)
十三	日行一善	(65)
十四	揮淚別牛仔	(69)
十五	千里姻緣一線牽	(73)
十六	三人行	(79)
十七	面向沙溪	(83)
十八	生命的賭博	(87)
十九	共飲珠江水	(95)
二十	愛情友情和酒吞	(102)
二一	乘風破浪	(111)
二二	奔騰的雲	(121)
二三	狂嘯的海	(128)

一 舊纜斷 新纜續

香港海面上有一隻小艇，靠舵的艇家佬是九叔，划船的是他的老婆九嬸和他的女兒亞娣。僱艇人是鰻魚頭老洪。他原是香港一個冒險的大撈家，在香港站不住腳，現在打算另換一個碼頭。

黃昏時分，這隻艇划到荃灣海面。鰻魚頭打發九嬸上岸去買一床新棉被和一張草蓆，決定過夜趕程，避過香港警察的追捕。九嬸上岸時，他又吩咐道：「九嬸！回來買兩樽五加皮，再斬十元熟菜，大家同九叔飲一杯！」九嬸遵命上街去了。

這時，旁邊的一隻花艇上，傳來男女對答的歌聲：

女：新打薄刀共哥斬纜，斬開大纜免傳人彈；

男：大纜斬開小纜又續，續番條纜共妹痴纏。

女：各樣生涯由你做，本錢細小利錢長。

男：河下風流真架勢，睇嬌行動四淫齊。

鰻魚頭問亞娣道：「亞娣：你會唱鹹水歌嗎？」亞娣道：「我不會。」鰻魚頭笑道：「水上的艇妹，誰不會唱鹹水歌呀！……你聽！」

女：買木唔知心裡剗，揀人容易揀哥離。

男：買包花針圖路撒，搵針容易搵妹難。

女：正月芥蘭二月蒿菜，繞埋頭髻等哥開來。

男：拆隻大船裝隻小艇，得來方便帶妹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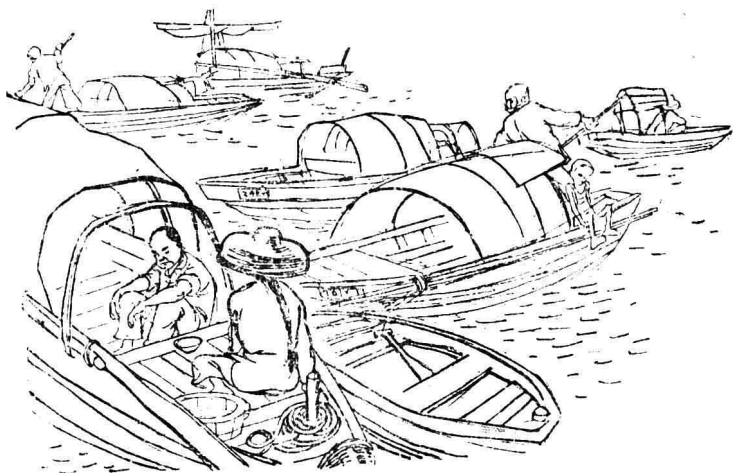
女：船頭擦穿船尾擦爛，擦穿擦爛不見人還。

男：裝隻大船還有兩樣，想妹唔到實在心傷。

鱸魚頭聽罷哈哈大笑起來。也覺得那句「各處生涯

由你做，本錢細小利錢長」正是唱出他的身世經歷來了，而「新打薄刀共哥斬纜，斬大纜免俾人彈」這句歌，也正是唱出他此時的心境來。他在香港幾十件非法案子都一齊給人破獲，他跟香港的連繫的一條大纜，不能不一刀兩斷了。他今天正在苦心計謀，怎樣來一下「大纜斬開小纜又續，續番條纜共妹痴纏」。想到這裡，也不禁有點黯然，他的薪水太太洪少奶，此時不知落在誰家？她究竟跟了馬專員遠走高飛，還是勾搭上了魏經理藏在金屋呢？聽着隔舟的情歌，他忽然心醒起來。他今晚得惜一杯燒酒，在這荃灣的橋邊，澆一澆他的愁腸了。

亞姊是懂得唱鹹水歌的；她聽見隔舟的纏綿歌聲，再看到那艇上窗簾低垂，燈火搖曳，自己也有無限的感觸。她想起那個癡心少年蝦球，今天不曉得流落何方？



他跟香港的連繫的一條大纜，不能不一刀兩斷了。

生活怎樣？自從那次他在養生米店病倒，在他迷迷糊糊的夢囈中，他曾親過他的臉摸過他的心窩以後，就不再見到他了。雖然她到過鱸魚頭公館去探望他，那兩個殺千刀的婆媽又不讓她進去，她至今還懷恨在心。現在鱸魚頭在艇上，她三番幾次想探問蝦球的下落，又不好意思開口。

鱸魚頭想到這次逃亡，還有好幾天舟程，恐怕艇上糧食燃料不夠，他又打發九叔上岸去備辦一切，九叔接過鈔票，有神無氣地上岸去了。鱸魚頭等九叔走遠了，就回過頭來對亞娣道：「亞娣，現在我們都上岸了，你有什么話要對我說？」亞娣道：「說什麼？我没有什么話要對你說。」鱸魚頭：「我看出你好像要對我說什麼的樣子。說呀，有什么儘管說。我鱸魚頭上天下地，什麼事情，人家不敢做不能做的，我都可以一手包辦！」亞娣想了一想，覺得跟這個人答話，要特別留神。她「眉睨眼企」地望了他一眼，就問道：「洪先生：你到底僱我們的艇到什麼地方去呢？你說明白等我們好打點。」鱸魚頭笑笑，說道：「還不用你姑娘操心，有水路可過的地方我都要去。我暫時離開香港一個時期。我僱你們一天，我就給你們一天人工伙食。你別這兩年來，我鱸魚頭可有虧待過你們？」亞娣素來風聞這個人名堂大，不好惹，那些殺人不眨眼的流氓，也敬他三分。今天他下艇時，雖然神色慌張，像個被人追趕的失魂狗，但腰上有兩支手槍，皮篋內有大把金器銀紙，還是小心應付他爲上。她說道：「洪先生，你往日待我們真好，今天你要到那裡去，也不妨告訴我們呀。」鱸魚頭道：「事關秘密，今天你不必問，遲兩天你自然明白。」亞娣道：「你不帶一兩個用人嗎？你丟蝦球在香港怎樣生活？」鱸魚頭睜大了他的眼睛，詫異她說他「丟蝦球在香港」，他含糊道：「我老婆還在香港呢，何止蝦球一個人？」亞娣道：「你太有錢呀，她餓不死；蝦球他到那裡吃飯？油麻地碼頭的人，個個都說養生米店給警察封了，他再也没便宜米吃了。」亞娣說罷留心看鱸魚頭臉上的神色，她覺得他的樣子很難看。鱸魚頭道：「你放心，我臨走給了他一百塊錢。」亞娣進一步追問他：「一百塊錢吃得多少時候呀？」鱸魚頭道：「嘖嘖，你多愛記掛他啊！好，等我住

定下來，我一定寫信叫蟹王七把他帶來。」一提到蟹王七，亞姊的心就跳起來。這個青年人，有一點大丈夫的豪俠氣概，可惜沒讀過書，胸無點墨，撈起世界來，會輸人一著棋。她想：唉呀，如果他們兩個人都來了，該怎麼辦？……

九疇在街上替鱸魚頭買棉被，草蓆，五加皮酒和燒鵝乳豬，合起來她一共打了鱸魚頭五元零頭，她但願天天替鱸魚頭買東西，天天揩油，長命怕計數，不久她就可以打一隻金龜作爲私己了。他碰見九叔，九叔問他：「你踢到銀紙嗎？這樣歡喜。」九疇道：「我打他的禪頭，不吃他，吃誰？」九叔道：「你慢開心，你曉得他要到那裡去？」九疇道：「管他到那里，他天天支人工伙食，他到沒雷公的地方我也去！」九叔道：「你真開心，你不知道鱸魚頭這個人不好惹，他身上有槍，警察到處要捉他，你能料到路上不會出事？」九疇道：「你這老鬼，我沒有見過你今天這樣胆小，蘿蔔頭在香港時，你走西貢走南頭不怕死，今天你怕死，要斷窮根，就要賣命呀，死老鬼！」她順利揩了五元油水，就把老頭子罵了一頓。九叔不跟她吵，他到米店去買米，又到柴舖去叫人送柴，回到艇上來，一齊動手弄晚飯。

弄好飯，鱸魚頭吩咐他們把艇搖出去，然後才開飯。吃這第一頓艇上晚餐，鱸魚頭不勝今昔之感。他一面向九叔聯絡敬酒，一面想自己的心思：想當日我鱸魚頭何等威勢，上自便衣探長，下到地痞流氓；貴人如駐港專員鉅公，紅牌如石塘名花妓女，誰不賣我的帳，洪哥前洪哥後地巴結我？如今在這個艇上跟這幾個蠢豬似的艇家吃飯，還要陪小心請他們喝酒，防他們走漏風聲，知情報信。我鱸魚頭今天可算是落魄英雄，斯文掃地了！……他舉起酒杯來大聲對自己說道：「落魄英雄乾一杯！」九叔臭明其妙，也跟他乾一杯。他們把兩樽五加皮喝完了，鱸魚頭就舉起一雙筷子，點着九叔的顴角說道：「九叔，你聽着！我們出來撈世界，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要眉梢眼企，醒定一點呀！我叫你到東，你就到東；叫你到西，你就到西；想發財，就跟我來！你張大眼睛看

吧，鱸魚頭四海爲家，隨處落地生根。三個月後，我做一番大世界給你看看，風水佬哄你十年八年，我只要三個月就包你一身光鮮，裝過一隻新艇。九叔你醒定一點呀！」九叔一時想不出該怎樣答他，九嚙就應道：「洪先生，我們水上人也是四海爲家呀，只要你先生給人工給飯吃，遠到沒雷公的天邊，我們都願去。」亞娣瞪了她媽一眼。她心里真不願意漂泊，她寧願留在住慣了了的香港，她在這里出世，香港的海上才是她的故鄉。但她作不得主。她這隻小艇，一天天靠近珠江口，直向內地駛去。

第二天黃昏時分，他們的艇灣泊在一個叫做鵝咀洲的岸邊。鱸魚頭在艇前看見漁舟三五，岸邊人影幢幢，他覺得這里的形勢不好，恐有意外，叫九叔再沿江駛上去。九叔一把火道：「你當我是牛嗎？牛也要休息吃草呀！」

珠江沿岸，向來堂口衆多，土匪如毛。如今戰後日藥凋零，人民求生無路，借貸無門，多挺而走險，上山落水，各尋活路。鱸魚頭也早知道河水不靖，路途艱難，但他在江湖上混了這麼多年，自信應付那些草莽英雄，還有多少本領。他把那些人分爲五類，預想好對付他們的手段：一類是勒收行水欄途打劫的土匪，他就自認是三枝香大頭佛的拜把兄弟，請他們高抬貴手；一類是退伍官兵落草爲寇，他就說自己也是軍校出身，現在走頭無路，請給他打一份數；一類是有組織的人民武裝，他就以同志相稱，認他自己是曾生王作堯部下丁隊長伙計，一類是統字頭的緝私人馬，他就數出他在日治時期地下工作的成績來，求他們網開一面；一類是黑社會中的三隻手，他就擺出兩度手勢，叫他們叩頭認他做前輩老大哥……他思慮得很週密，加以身邊有兩支「狗」，如有什麼冬瓜豆腐，「吠」出他五臟六腑，看看鱸魚頭的利害。因此，九叔不願再駛上去，他也就算了。吃飯後便睡。

鵝咀洲原來是走私的孔道，這地方港灣曲折複雜，河流交叉蜿蜒，且屬三不管地帶，素來是私梟叢集的地區。一到天黑，便電扒雲集，到處是閃去閃來的電火訊號。鱸魚頭在棉被中解開他兩支左輪手槍，上滿子彈，一

支放在枕邊，一支放在肘下。他不時擦開一角向外瞭望，側耳靜聽外面的動靜。小心準備，以防萬一。

半夜，岸邊有一個小心的走私客，用電筒照照九叔小艇尾巴上的「釋巴」，發覺不是中國政府發的牌照號碼，他狐疑起來，恐怕是香港派來的「鬼頭」偵探船。他轉頭回去告訴鵝鵝咀洲的土霸烟屎陳，說有一隻香港「釋巴」艇，形跡可疑。烟屎陳剛抽足大烟，一骨碌爬起床來，一手拿電筒，一手執起駁亮手槍，跟走私客出去買過明白。

機警的鰻魚頭看見電筒光在他的艇上是幾晃，他就叫醒九叔亞娣道：「九叔！快起來！亞娣快起來把艇搖出去！」他自己却依舊裝被裝睡，靜聽外面的動靜。走私客帶烟屎陳走到江邊時，鰻魚頭的艇已經搖開岸好幾丈遠了。

走私客烟屎陳兩人坐一條舢板追上來。這時一輪明月當空，鰻魚頭俯身伏在艇面上，看見舢板一起一落的變換，在水面上撥起了一道閃亮的銀光。他看清楚舢板上只有兩個人，兩人中只一人有一支短槍他自己暗地偷笑起來。他吩咐九娣道：「九娣，用力划呀！不要怕，不要叫囂救命，我一個人就可以收拾他們，」在舢板上的烟屎陳也可嚇走私客道：「不要出聲，靠近他們艇邊再說話。千萬別打草驚蛇！」

雙槳的舢板像箭似的追上來，眼看著就要趕上他們了。亞娣掌舵，九娣九叔拼命划艇，鰻魚頭繫緊褲帶，握好手槍。他心想：不發一彈擒人是上策，講數口放下買路錢鬆人為中策，格鬥打死別人為下策，給人打傷是失策。鰻魚頭吩咐九叔道：「九叔，你好好招呼他們，先君子後小人，你聽我指揮，不要亂動！」他看見舢板已快追到了，就命令亞娣道：「亞娣，轉右艇，打橫艇！」艇一擺橫，烟屎陳的舢板已經貼近鰻魚頭的艇了。烟屎陳左手射電筒，右手舉起駁亮槍，喝道：「鄉里！你們起投胎嗎？划得這樣快幹什麼？」九叔應道：「今晚月色好，想早點回去呀！」烟屎陳道：「閻羅王還沒這樣快點名，你急什麼？快說！船上裝的什麼？」九叔道：「沒

有什麼，一位親戚病了，不能起來，我送他回鄉下去。」烟屎陳道：「見你的鬼，我要檢查！」九叔道：「檢查？你高興檢查就上來吧！」烟屎陳就跳過艇來，走私客用繩把舢板拴在艇邊，也跳過艇來。

烟屎陳用脚尖踢着鱸魚頭的被角，鱸魚頭撩開被就順手舉起右手的左輪手槍，烟屎陳眼利脚快，他閃電似的踢起右脚尖，把鱸魚頭右手的槍踢落在艇上，用駁壳指著鱸魚頭的額頭冷笑道：「我烟屎陳吃的夜粥也不少了，你再回去學幾年師吧！決起來讓老子授身！」鱸魚頭非常鎮靜，也借著月色，看見烟屎陳的駁壳的大雞頭還沒有扳起，他笑道：「嘿，有時候吃過幾十年夜粥的老師傅也會失手被擒呢！喂，師傅，你看你的大雞頭還沒有扳起呢！」烟屎陳一看果然不錯。他上艇時一時疏忽，忘記扳起大雞頭，這時他看見鱸魚頭的手槍還沒拾起來，他就垂下手想在右脾骨上用力把大雞頭擦起來，但鱸魚頭的左手舉起來比他更快，鱸魚頭喝道：「不動！一動就送你命還陰！」他左手用槍指着烟屎陳眼睛釘着他，右手就拾起另一支左輪，跪倒一邊膝頭，雙槍指著他們兩人，再喝道：「烟屎陳，丟下你的駁壳！我數三下，你不丟槍就對你不住！」烟屎陳聽鱸魚頭數到第二下，就丟下他的駁壳。鱸魚頭叫九叔：「九叔，你拾起那支槍！」九叔遵命拾起那支駁壳。鱸魚頭又吩咐他道：「九叔，在我的口袋里拿香烟打火機出來。」回頭又對那兩個人說道：「兄弟，站著很辛苦，坐下來歇一歇吧！」烟屎陳走私客二人不知如何是好，想一想，只好坐下來，任你鱸魚頭擺佈。九叔把打火機拿來，却忘記拿香烟。鱸魚頭對烟屎陳說道：「有香烟嗎？兄弟。」烟屎陳即刻掏出一包香烟來，仔細撕掉玻璃紙，揭開，弄一弄手勢，露出三根香烟頭，中間一根突出最高，左右兩根稍低，仰手遞給鱸魚頭。鱸魚頭很內行地伸手把中間最高的一根按下去，把最低的一根拔出來。

二 黃埔登陸

這是鱷魚頭一種謙虛客氣籠絡對方的表示，他不自居老大哥，把突出的上位讓給烟屎陳。這是黑社會千百種秘密手語中的一種。他們兩人互相心領神會，緊張的空氣頓時鬆懈下來。接濟，就互相稱兄道弟了。鱷魚頭向九叔道：「九叔，把駁壳還給這位兄弟，我們剛才誤會了。」又向烟屎陳拱手道歉：「大哥，失敬失敬！」烟屎陳也拱手道：「剛才得罪，還望大哥海量包涵！」鱷魚頭問起私客：「請問這位大哥高姓大名？」烟屎陳代答道：「他是何老板，我們的熟客仔。」何老板問鱷魚頭：「閣下尊姓大名？」鱷魚頭答道：「小姓洪，單名斌，不是廣西賓陽的賓，是左文右武的斌。」何老板連聲道：「素仰素仰，素仰素仰！」客套一番之後，烟屎陳就拱手對鱷魚頭道：「屈駕洪大哥到茅舍歇歇腳好嗎？如不嫌棄，雖然沒什麼好東西招待，黑白兩米，倒是常便的。」鱷魚頭也很想上岸去實地踏看一下這里的地形，以便將來萬一舊雨重臨，可以駕輕就熟，但轉念上岸固然好，留下皮貨在艇上却難保安全，萬一艇家借水而遁，你到那裏去追他？還是留點情分，有機會再續前緣吧。他主意既定，就從內衣袋里數出港幣三十六元，遞給烟屎陳道：「多謝大哥盛意，小弟下次再來打攪。這點小意思，請帶回去給兄弟們飲茶，實在不成敬意。」烟屎陳再三推辭不受，鱷魚頭道：「這樣，就看不起小弟了！」烟屎陳只好收下。他問道：「洪大哥打算到那裏去發財？」鱷魚頭道：「我曾時先到黃埔，將來再去廣州。總之，這條水路，我常常來往，再來時一定拜候。兩位有緣到黃埔魚珠，也請到一景樓探我。」說罷就掏出兩張名片來，遞給烟屎陳和何老板。何老板道：「我也時常到黃埔，我在新埠大成金舖出入，天成何老板是小弟的同鄉族人。」鱷魚頭問：「是沙灘姓何的嗎？我聽你口音就聽出來。」何老板點頭稱是。烟屎陳道：「洪大哥到黃埔長洲替我帶

個口訊問候張果老，大哥如有生意，他可以給你搭路。他老人家是李燈簡手下十大羅漢之一，近年因為風濕骨痛，走動不便，已收山不出。我們一班弟兄，當年都多得果老提拔。可惜洪大哥行色匆匆，不能拜託帶些禮物孝敬果老。」鱷魚頭道：「陳大哥你放心，張果老對我的老師，沒有閒話。」這兩個不打不相識的傢伙，又談了半天珠江一帶的行情，直到天將發白，才互道順風而別。

鱷魚頭對於由香港到廣州這條九十海里的航道，比出生在水上的九叔九孀亞娣都還熟悉。時速十哩的輪船，要九小時的時間才能走完這條航道；至於小艇帆船之類，既要看風，又要睇水，最後又得計算上人力，走完全程，最快也要三天。一路上鱷魚頭簡直是一個船長，又好像是一個帶水人，口講指劃，把沿途的小地名背得爛熟。例如青洲、燈台、交椅洲、汲水門、大磨刀、小磨刀、沙洲、銅鼓燈台、孖洲、大產小產、三板洲、大蓮花、小蓮花、豬頭山、鯉魚崗……等等小地方。連普通地圖都沒有記下來的，他也十分清楚，令九



一盤如豆，鱷魚頭老楊兩人臥談計劃。

叔異常驚似。鱸魚頭還有一個本領，他看河水混濁的程度，就知道離廣州白鵝潭有好遠。他告訴九叔道：「廣州長堤碼頭邊的水色和荔枝灣的不同。荔枝灣的又和白鵝潭的不同；白鵝潭的又和黃埔的不同；黃埔的又和虎門的不同，我一看就分得出來。」九叔問道：「洪先生，你看，我們現在來到什麼縣了呢？」鱸魚頭道：「我們右岸是東莞縣，現在將要到番禺縣境了。」九叔道：「看水色也分得出縣境來的嗎？」鱸魚頭道：「我是看岸邊的水草看出來的。」九叔道：「這可奇怪了，水草那裏沒有呢？有水的地方就有水草。」鱸魚頭道：「九叔，這個你又知其一二了。」亞娣搶嘴道：「到處楊柳一樹花，到處河邊一樣草，我看不出有什麼分別。」鱸魚頭指着岸上道：「你們看呀！那種草不是野生的草，是人工種的草哩。就像我們種田下秧一樣，種草的人把草種在潮水漲落的河邊。這種草是東莞縣的特產。英國駐香港的商務專員，很看得起這種草哩，英國人說，用這種草織成地席，舖在名貴的地板上，地板就不會生白蟻。還可以用來織草帽做窗簾，用途多得很哩。」他們往岸上一看，果然見綠油油地一片青草，高高的，很整齊地豎立在岸邊，一望無涯，顯然是人工種的。再過兩個鐘頭，快到太陽西下的時候，就看不見這種草了。

鱸魚頭站在艇頭，他看見遠遠的左前方有一座高而高的中山紀念銅像，露在蒼昏的炊烟中，他異常興奮。一首多年不唱久已忘記的軍歌，突然來叩他的腦門，他張開喉嚨就唱起來：

「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主義須貫徹，紀律莫放鬆，預備做奮鬥的先鋒。打條血路，引導被壓迫民族；携着手，向前行，路不遠，莫要驚！親愛精誠，繼續永守。發揚吾校精神！發揚吾校精神！」

他反反覆覆地唱。開始唱得很雄壯，後來給河面的風撲面一吹，吹得他一連打了三個噴嚏，唱不下去了。

亞娣看見鱸魚頭唱歌和打噴嚏的怪狀，忍不住笑道：「洪先生，你唱的是什麼歌呀？」鱸魚頭一邊抹鼻子一邊答道：「嘿，你不曉得，這首歌呀，是頂頂有名的黃埔軍歌。番鬼佬聽見要發抖，軍閥聽見要碰頭呢！」亞娣

道：「真有這麼靈驗的歌嗎？這樣靈，豈不是比東毫還招魂賊當時唱的歌更利害嗎？」鱸魚頭道：「我怎能講得你明白呢。比方你們唱鹹水歌，可以勾到一個男人，或勾得一個女人，唱成一頭親事；至於我們唱軍歌去打仗，就可以打倒一百個軍閥，或者消滅十個帝國主義。」九叔在旁邊問道：「什麼？唱軍歌可以吃得豆角煮魚？」鱸魚頭又好笑又好氣。他催促她們快划船道：「別噙嘴了！講一世你們都不會明白。你們什麼都不懂，比豬還蠢！快划船，今晚我們可以到黃埔吃黃埔炒蛋了！」

小艇在寬闊的江面上行進，一陣西南風吹來，加快了船的速度。前面的景物漸漸明朗了：左邊看得見琶洲，中正學校，落船塢，白頭閣和平崗；右邊看得見黃埔新埠和魚珠；正中偏左看得見新洲和黃埔村背後高聳半空的琶洲塔。右邊的黃埔新埠和左邊的長洲是隔江遙遙相對；右邊的魚珠又跟左邊的黃埔軍校舊址中山銅像隔江遙遙相對；正面偏左望過去的黃埔村又跟對面的東圃遙遙相對。右邊的黃埔新埠、魚珠、東圃都有公路和粵漢鐵路的黃埔支線經東山直通廣州市；左邊的新洲，黃埔村也有公路經新造，市橋，河南小港直跨海珠鐵橋通廣州市；這就是整個黃埔形勢的外貌。在江面上，停泊有幾艘上海直航黃埔的貨輪，大小像香港尖沙咀輪渡，雙層吊起，炮塔上露出四管小鋼炮；艦尾低近水面，是便利裝載汽車或坦克車登陸的；鱸魚頭已早從煙囪陣口中打聽清楚，這是屬於中國海軍第六炮艦司令管轄下的武裝。此外，還有不少川流不息的拖渡和小艇，維持四鄉的交通和貨運。鱸魚頭站在艇頭極目四望，他像一個探險家似的，對着眼前的景物作意味深遠的觀察；好像洞當前的一切，不久就屬於他所有，完全爲他囊括似的。

一艘電船拖渡的「都！——都！」汽笛聲把鱸魚頭的幻夢叫醒。他吩咐九叔道：「九叔，靠右邊，我們埋魚珠！」他們在一艘「仲凱」號輪船的旁邊經過，半點鐘後就靠岸了。

鱸魚頭提着手提皮篋，走到衛生部廣州海瑞檢疫所的門口，抬頭向樓上臨街的窗口看了幾秒鐘，然後吹兩聲口哨，跟着大聲喊：「老楊！」

老楊是香港油麻地養生米店的司理，盜米案給港政府破獲的時候，他預先得到警告，和鱸魚頭分途逃亡，預約在魚珠會面的。魚珠這個地方，形勢很好：一來遠離廣州市區，容易掩藏，二來水陸路交通便利，進可以攻，退可以守；三來他們賃租政府辦公機關的樓上，有時携械出入，別人看見也不詫異。老楊在這裡已等了鱸魚頭兩天了。他閒來無事，喚了一個諱名叫黑牡丹的私娼陪他在房間里抽大烟，客廳上開了一檯麻將，聚賭的是一些本地撈家。其中一個諱名叫死蛇的瘦長漢子聽見口哨聲，他就對坐在上手的一個諱名叫雞眼的漢子道：「喂，雞眼，有人叫老楊，你打開窗看看是誰？」雞眼道：「死蛇，你坐近窗口你不會開嗎？」鱸魚頭又在下面大叫「老楊！」老楊聽見鱸魚頭的聲音，連忙把烟槍丟在床土，跑出來開門，直走下去。

兩人在街上會了面，好不歡喜。互相簡單報告了逃走的經過後，老楊問：「吃過晚飯沒有？」鱸魚頭道：「這幾天天在船上又悶又餓，身體難癢得不舒服。我即刻要冲涼、鬆骨、飲酒、抽烟、最好還有……」老楊接下去道：「有有有，什麼都有！嫖賭飲吹，四門齊全，從心所欲！」老楊接過了鱸魚頭手上的皮篋，請他上樓去休息。黑牡丹看見老楊招呼鱸魚頭到隔房去，那種殷勤恭敬的態度，知此人來頭不小。應上打麻將的撈家們，也停手幾分鐘從頭到脚打量一番這個新客。老楊一面叫厨子燒開水給鱸魚頭沐浴，一面叫一個「烘衫領」的觀賭客到一景樓去叫一圍酒菜，還特別叮囑要炒一碟黃埔蛋。鱸魚頭冲了涼，酒菜也送來了。他打發老楊去叫九叔九嬸上來一同吃飯，留亞娼看旋。飯後橫街直竹，一燈如豆，鱸魚頭老楊兩人臥談計劃，黑牡丹在替鱸魚頭鬆骨。鱸魚頭道：「這回一切都要從頭做起。我只就心馬專員給撤差查辦，如果這條線斷了，那是非常可惜的。」老楊道：「這個你不必操心，有好消息！今天馬專員登報誇你。」老楊說罷，就伸手從他鬚髯的高瓦枕頭的洞孔中，挾出